

那個時候九月政爭的毀憲亂政，因為九月政爭那時候的毀憲亂政跟服貿的事情是高度相關的，因為王金平不夠努力，配合度不夠，所以要想辦法換個配合度比較高的，那結果就搞了九月政爭的事情。那個時候，你說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的一群人，要站在這個舞台的後面，帶領大家過國慶，那真的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決定去抗議，那其實這整個活動參與的人並不多，那當然到10月9號那天晚上的晚會，在張榮發基金會前面，就在那個景福樓，你們知道景福樓嗎？景福樓對面那個張榮發基金會，以前國民黨中央黨部，後來賣給那個張榮發先生。在那天的晚會其實人滿多的，但所謂人滿多大概也就是幾百個人。

那10月10號這群人叫作公民1985，他們在濟南路上面提了三個訴求，一個訴求是修改《公民投票法》，一個訴求是修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那這兩個訴求都是要求什麼？還權於民。為什麼要還權於民，剛剛所講過的，直接民權兩個，一個公民投票，一個罷免。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都被國會制定的法律給綁死了，根本不能用，很難用。那另外一個，最後一個訴求是，他們要求把對於小黨政黨補助款的門檻從5%往下調，不是說在分不分區的席次，因為不分區的席次規定在憲法當中，那個要修憲才能達成，但是對於小黨的補助款，那些補助款對於小黨他們未來的發展很重要，所以把那個補助款的門檻由5%往下調到2%，那對於一些重要的小黨，譬如說像綠黨來講，他們要去推動運動就會有很大實際上面的幫助。

這個訴求，剛我講的那三個訴求本身是很冷，就是說以實際上面的社運界的老手來講，他們會覺得公民1985他們做的這三個訴求很冷，那很冷並不是說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是之前的這些訴求事實上都有人提過，而且都有人發起這樣的運動，但是沒有想到的事情是說，去年10月10號他們辦這場運動的時候，他們其實之前有來找我，那個時候我的評估是說，如果他們有辦法在濟南路上面找到一萬人來參加，那真的就很驚人，結果那天來了六萬人，濟南路整整的六萬人參與這個運動，那這個運動跟洪仲丘案完全不一樣，因為送仲丘的事情是一個很特殊的事，因為他觸動了很多人他們最直接當兵的感受，那同時也有一個很無辜的生命就殞落，然後電子媒體也相當長時間的報導，所以出現了25萬人在凱道上面送仲丘。

但是後來的這個運動，他完全制度面上面的改革，有辦法集合到六萬人來參與，然後同時到...對不起，我不曉得你們現在稱呼這個地方，我們那個世代的人

都稱呼它中正廟，就是在中正廟垂布條下來，那非常壯觀的一個場景，那黑島青的同學們是一直在這邊，10月10號早上在凱道抗議完了以後，就帶隊去參加在濟南路上面的這個活動。

那如果各位在網路上面比較敏銳，有在追蹤一些關於運動的報導，會發現說在10月10號以後，對於這兩個運動，事實上是有人拿來做一些對比，有一些人認為公民1985他們是在放一天的煙火，無謂的消耗社運的能量，就是認為這種運動改變不了什麼東西，就是浪費社運的能量，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到，那當然對於這樣子的批評，我覺得到底是成立還是不成立，還有待時間的檢驗，但是這群年輕人不容易啊，是因為說，當初是因為基於對洪仲丘案的義憤，大家聚集在一起，也是網路上面聚集在一起，但是這些人後來在，你可以說是他們參與社會運動或公民運動的第一課，跨出了那一步以後，他們變得不一樣，不一樣到說，到10月10號的時候，他們願意針對制度面上面的改革去辦這個天下為公的活動，而且有能力找六萬個人來參與這個活動，支持這個訴求。

你如果問我的話，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講，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因為從2010年ECFA公投被行政院(編按：口誤，應是公審會)駁回的事情以後，我們一群學者還有一些NGO的朋友，我們就一直在推公投法的修正，但是我們在記憶所及裡面，從來沒有一次做的事情，不要說六萬人，連六百人都沒有。那他們找了這些人以後，出來參與，那真的是所謂的一天的活動嗎？一日的熱情，一天的公民，消耗社運的能量嗎？從我自己在比較近距離的觀察，我不認為，那理由是說什麼，理由是，發起這些運動的這些所謂的核心工作幹部，他們還持續地在做，各位有聽過「沃草」嗎？

(有)

沃草一開始發起的也是這些核心幹部在做，他們現在有一個沃草的公司在做...那個是叫國會無雙，對嘛厚，在國會無雙，那他們的腦袋動得很快，而且行動力跟執行力非常的強，我跟他們開會，晚上八點開會搞到十點，兩個小時會就結束了，晚上十點以後是分工，直接下去執行，晚上十點我看著那些年輕人是每一個人什麼，每一個人鬥志昂揚，馬上就下去，按照他們自己的興趣跟專長，馬上下去分工，做那件事情，他的那個點子比，跟我比起來，他們的點子好太多了，就很活潑的在做那些事情。

那而且這群人，本來是被批評成是好像一日公民，出來放煙火的這群人，他們在318那天晚上，是跟著一起衝進去的人，那天晚上為廷在，對不起，陳為廷，我現在講的都是一些公開的資訊，就是你們在媒體上面已經找得到就看得到的，陳為廷負責的是在濟南路上面，他本來的工作是佯攻，就是假的啦，真的主力部隊在青島東，他是佯攻，那那個時候下午就跟為廷說：你認識的人比較多，那你就負責去濟南路，啊你去負責去抓你認識的人，跟你一起衝，結果為廷碰到的是1985的人，說好，我們跟你一起衝，那你再想一想喔，這一些一日公民，他們到底是經過什麼樣子的轉換，會變成了是說，本來是有禮貌、守紀律，那個就是，我們講開的啦，就是去年大家對1985的認識嘛，誰會去參加社運把地上收得乾乾淨淨的。

就當然以現在政府希望對我們的描繪是把我們描繪成暴徒，說我們是暴民，那真的是胡說八道，我上禮拜去巴西演講的時候，我去聖保羅，他們最大的商業城市，那個地方正在進行，臺灣的媒體報導是好像在抗議世界盃足球賽，可是那不是真的原因啦，真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貧富差距太嚴重了，而且很多基礎的建設、醫療的問題，就是...對啦，就是基礎的建設、醫療，我本來是想要用一個英文的名詞來形容，後來發現解釋的功能很低，所以就算了。

那些基礎的事情都沒有做，那他們就很火大說，那你們辦世界盃足球賽，發那麼多錢辦，用國家的稅金辦，那為什麼不解決我們的民生問題？那當然你從經濟的角度上面的觀點，世界盃足球賽第一個對巴西是一個榮耀的事情，第二個事情是說，我們會增加所謂觀光的收益，但從他們角度上面來問說，他們問的不只是說增加觀光上面的收益，他們會進一步問的是說，那些觀光的收益，錢落到誰的口袋裡？所以他們出來在聖保羅的街頭抗議，那天要來接我的那個律師，他其實遲到了半個小時，那件事情是從來沒發生過，他們非常準時，他們說幾點要到旅館來接我到什麼地方，他們就會準時出現。但那天他遲到了半個小時，他接到我了以後他就說，啊對不起，因為我們聖保羅過來的地方，整個道路都被封鎖，然後結果他就問我說，你有沒有興趣去看，我說有啊，當然有興趣(全場笑)。他就開著車子載著我去找那些抗議的人，因為他們行動其實滿快的，那個是真的是，那個他們是有火的，所謂有火就是有燒車子、有汽油彈，真的是有燒車子。我們哪叫暴民，我們根本是順民(全場笑)，打破了幾塊玻璃就被稱為暴民。

好，那某個程度上面，我會覺得他們當初想的那個策略是對的，就是說讓更多的人關心這些事情，先用比較低的門檻讓大家跨出第一步，就好像在騙人家一

樣，哩丟新來嘛(台語)，我跟你講對你的安全，跟著我走絕對沒有問題，然後等到上鉤了以後，那接下來的參與就會很深，對不起，我好像把它形容得在從事什麼詐騙活動一樣。那但是以實際上面現在的觀點，我來看他們的策略，我會覺得是成功，那當然黑島青有思想、有論述、有行動，剽悍的風格從來沒有改變過，就一路衝到現在，那個時候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我看過一篇新聞報導說，那個標題下的是：百人黑島青，50萬人的群眾。就在形容330，就帶出50萬的群眾。那我那個時候看那個報導的時候，我心裡面在想說，黑島青什麼時候有一百人，從來沒有這樣子的數量。

那不管怎麼樣是，這些運動都出來了，能量也爆發出來了以後，我不知道也不敢想的事情是說，就未來我真的不敢講，那不過好的現象是說，有越來越多的人他們投入關心，開始從自己周遭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影響到的人，花一點時間去關心這個問題、去關心發生在周遭的公共事務，我覺得這個都是好事。那至於說這股公民運動的力量是不是有必要轉化成政治上面的力量，這個問題很多人在問，那我也相信大家會有很多不一樣的答案，有的人認為有必要，有的人認為沒有必要，要堅持社運的純度跟傳統，一直走社運的路線，不要介入政治。

那我自己的觀點是說，其實我反而，也不是現在或者是學運之後，大概從去年開始我自己在經歷了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心裡面有一些感觸也有一些想法，那最後的結論是說希望能夠鼓勵像你們這個年紀的人，年輕的世代，以我來講，我年紀都太大了。就是你們這個年輕的世代多參與政治，政治可以不必那麼骯髒，政治可以不一樣，當然我現在在講的政治是，不是只有狹狹的指射只有選舉，就在民主社會當中參與政治、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能性跟途徑非常的多，那但是，不是只是侷限於選舉，但是我認為你沒有必要排斥這件事情，也沒有必要排斥這件事情，那道理很簡單是說，如果每一個自視清高的人都不去參與，那剩下參與的永遠都是一些爛人，那我們就注定要被那些爛人統治，怎麼會有這種邏輯？

那因此即使是小到說，不管是自己的居住的公寓大廈，到你生活裡，有那個機會，我都會鼓勵各位多去參與那樣子的公務，因為當你實際參與的時候，你去做一些事情，我自己的經驗是，我在美國的老師跟我講，說你只要花時間去做一些事情，你一定會有收穫。那那句話對於我受用滿多，因為到目前為止真的是這個樣子，就是說從學術專業的角度上面來看，或許我把所有的時間花在研究室裡面，我的產出會更驚人，但是我在研究室裡面寫那些論文的時候，有的時候看到外面實際上面發生的事情，我都很難避免自己不要產生虛無感，那個虛無感就是

我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對現在外面發生的事情，兩者之間的結合關係是什麼，那因此就是會坐不住，想要出來參與。那當然我這樣子講並不是說每一個學者都應該這樣做，絕對沒有這個意思，每一個人他按照他自己不同的個性跟他自己不同的風格，去從事他自己覺得他能夠發揮效益積極的作用的地方。其實坐在研究室裡面寫論文也很好，但是對於我來講，我自己的心情的狀態是說，坐在研究室寫那些論文的時候就很難靜得下心來，如果外面狀況很糟糕的時候。

那所以兩者之間要怎麼樣取得平衡，就是你自己本來的生活跟你對共同事務或是公民運動的參與，兩者之間要怎麼取得平衡，我沒有標準的答案，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情況不一樣，可能會有不一樣的balance。

那老實講是在，大概在2012年以前，以我自己的balance來講的話，我會覺得我取得的balance還讓自己感覺到比較游刃有餘，就是兩邊都可以兼顧，可以做好。但是到2012年以後，開始比較近距離的進行近身肉搏戰以後，那真的是近身肉搏戰，因為你每天都要回應新的狀況，你要update你的資訊，然後要考慮下一步要怎麼出手，就開始覺得很...老實說是覺得很疲憊，非常的累。

那其實不是只有我，參與很多運動的朋友，我們最近大家相遇，大家看著彼此都是說，這個政府真的準備讓我們忙不完，因為事情不斷地在出來。那老實講是說，以現在，就是這種的張度跟，就是這種的張力跟強度是沒有辦法，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辦法很持續地去維繫，如果有人說他有辦法的話，我會覺得他在騙人，因為我算是工作時數很長的人，我自己都已經快要有點受不了，就是這些工作全部累積起來，包括研究的工作、教學的工作，再加上這兩個工作以外，不管是你覺得自己有意義的工作還是別人期待你做的工作，那些加起來其實都很累人，那但是雖然累，我必須要承認說雖然累，但是做起來還是覺得很有意義感，這個沒有問題。但是我的重點是什麼？我的重點是說，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永遠處於在這種高張力的狀態下面去運轉，對任何一個人來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麼樣去用目前這股所累積起來的能量，能夠轉化成未來我們在推動改革的時候，或者是現在我們要推動改革的時候，能夠真的能夠make a difference的力量就變得什麼，很重要，那所以我才會說，為了鼓勵各位多參與公共事務，那如果對於政治有興趣的話，不要排斥，就是你或許會對現在的政治覺得很失望覺得很骯髒，但是當你覺得失望或者是骯髒的時候，我會建議各位的事情是說，不要因此而冷漠，而跟它保持距離，因為當你因此的冷漠而跟它保持距離的時候，

你就會被一些不負責任的人去創造了他們胡搞瞎搞的溫床，你要不斷地去 engage 他們，跟他們接戰，讓他們知道說：我們在看著你，我們可以把你拉下來，我們有這個實力把你拉下來。要做到這個程度才有可能真的去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那否則一時的壓力讓他們稍微收斂一下，等到壓力沒了，他們又出來。

那具體的步驟或者是做法，我相信，我必須要強調是我沒有絕對客觀，對不起啦，這在本質上不可能存在絕對客觀的答案，就是說我沒有絕對任何正確或者是標準的答案，我相信每一個人、每一個團體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他們都會覺得他們在做的是很有意義，而且對於未來整個方向上，就是說對於未來，在大的方向上面大家目標是一致的努力。

那我會抱持比較樂觀的期待跟想法是說，雖然現在看起來是，就百家齊放，有很多不同的新的團體像雨後春筍出來，那每一個選擇，我們每個團體要選擇不一樣的戰鬥路線、努力的方向跟步驟去進行，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為當這些力量不斷地在推進的時候，臺灣整個公民社會的體質會改善，公民社會的體質一改善了以後，各位未來願意參與政治、願意投身政治，拿到權力的客觀環境會變得更好，因為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整體改善公民社會體質的話，一個體質不良的公民社會選出來的就是會是那樣子的人，那當公民社會的體質改善，有那個條件的時候，就可以吸引像各位這樣子新生代年輕世代的人，願意投入政治參與政治，那沒有忘記各位，或許今天參與整個運動，或許坐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共同思考未來可能前進道路的初衷，那等到那個時候，臺灣的民主政治一定會不斷地進步，我自己最起碼到目前為止是懷抱著這樣的期望在工作，謝謝。

(掌聲)

主持人：好，那個我們就非常謝謝黃國昌老師，那就是我們再一次給黃國昌老師一個掌聲。

(掌聲)

主持人：那老師有沒有時間就是留下來就是回答同學的問題。

不好意思我...因為我沒有戴錶，然後我這邊又看不到鐘。

(後面)(現場笑)

天啊，我講了兩個小時啊，sorry，對不起對不起，我應該縮短一點時間。

(掌聲)

主持人：好然後就是，我們會開放同學我們提，看這時間，我們就最後提三個問題，然後但是在提問題之前，就是我還就是想要先打個廣告，就是我們是中央小蜜蜂，然後那個工作人員舉手好不好，對這裡，(掌聲)，然後呢，就是我們非常的歡迎大家就是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團隊，然後我們這個團隊，其實最主要做的事情，我們當然因為剛開始的就是在一起會共事是因為服貿這個事件，其實我們的團體現在也在轉型，就是我們會漸漸去關心各個社會議題，所以我們分各個小組去關心不同的，譬如說什麼都更或者...那我們的運動模式可能就是每周可能小組會開個討論會，然後會有一些讀書會，然後去討論這個議題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跟我們要怎麼做，然後或是遇到什麼重大事件的時候，就我們會出來，就可能像印傳單，然後就是到中壢市區各地去發放，然後就是可能學校裡面有些人也有可能被我塞過傳單之類的，然後或者是宿舍會被投海報，對這都是我做的，對然後呢，所以就是我們團隊非常需要年輕人的加入，這個團隊就剛剛舉手的那一圈，平均年齡大概都21以上，就是都沒做我們差不多就要畢業，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大一大二大三學弟妹們就是大家進來一起幫我們忙這樣，然後如果有這意願想要參加的話，麻煩請到我們外面的櫃台去登記辦理，謝謝(掌聲)。有沒有同學要提問的？等一下，在提問之前，我想先問一個問題，老師請問你頓點的時候都在幹嘛？(全場笑)

對不起啦，因為我其實有兩個毛病，第一個毛病是說，我思考的速度比較慢，所以我邊講話的時候，其實是邊在思考，那有的時候我講到一個段落的時候，之所以會停下來是因為我正在想接下來要怎麼講，那當然我也試過，講得非常的快，但是我覺得講得非常快的時候，我會很擔心說，自己所講出來的話，沒有經過仔細的考慮，其實不好，所以我頓點的時候，事實上是在想，那當然有的時候是本來想講一些話，但是自己在腦海裡面先喊剎車，然後再想說適不適合把那個話講出來。那最後一個情況是說，因為我邊講話的時候，其實腦袋裡面是在邊想，那因為想的時候就會想到...譬如說在想以前的事情，就會想到過去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那想到那些事情，有的時候有一些情緒，所以就要停下來整理自己的情緒完了以後，再繼續講下去，主要的理由是在這個地方，那當然跟我...(停頓)就

是...(全場笑),所以我剛在想的是說,我不太確定說跟我會口吃的毛病是不是有關連,但是我不是很確定。

主持人:謝謝老師,那這不算一個問題喔(全場笑)。

提問1:老師您好,那我要問的問題是公民做了不好的示範效果(編按:見p11稿子),那請問為什麼會這樣說呢?那所謂的不好是如何不好?謝謝。

唉,就是讓人家掉眼淚,要成功,就是我真的是希望能夠過第二階段,因為過了第二階段,只要舉行罷免的投票,我自己的目標設定是,有沒有投票率過50%,我們都贏了。那就很可惜嘛,那也一定會去反省說,之前在做的時候,有一些事情如果做得更好,情況會不一樣,所以我才會說是不好的,不過我講的不好主要是我們幾個在前面所謂帶頭的人的不好,因為如果有時候在一些事情上面,我們能夠做得更積極、做得更細緻的話,那後來第二階段是有可能過的,那如果過了的話,就不會讓參與這個運動的志工感覺到那麼挫折,因為其實從我,我自己會覺得說,在每一場運動的過程當中,讓參與這個運動每一個參與者都覺得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然後帶著一種某個程度上面的滿足感,那個滿足感不是那種所謂很虛榮的滿足感,而是那種...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講,講自我實現好像太嚴重了,欸,去覺得這件事情滿有意義的,他在這件活動當中,自己有成長,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那當然憲法133的伙伴,我們從一路到現在,其實有一些還一直跟我們保持密切的連繫,那甚至有一些現在也,不論是在318的活動或者是在出來了以後,參與的各式各樣的活動當中,大家也都一路繼續在努力著。所以我剛剛你可能,在過程當中我講的不好的示範,某個程度上是自責的成份比較重,並不是說他們做得不好,你如果真的跟他們在一起,會真的很感動,那...大概是這樣,謝謝。

(掌聲)

主持人:就是第二個問題就是,那邊先。

提問2:黃老師你好,從其實2000年到現在,我們可以很輕易的發覺說,本國的問題是發生在國會裡面,所以我想請教您就是,您從國會的問題,有沒有對我們的五權憲法有什麼看法?



你講的應該是憲改的問題，我大概可以跟各位說的是，其實我從我這輩子，對不起，我也沒有多老(全場笑)，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從我開始接觸到公共議題到現在，其實臺灣經歷過三波憲改的討論，第一波是在民主轉型的時候，也就是大概從1991年開始的時候，我們在規劃國會全面改選的時候，那個時候也在推總統直選，那個時候在推總統直選的時候，事實上是，整個方向上面希望確立人民是國家主人這個路線，所以給人民可以投票直接選總統，把它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權利，那走上了這條道路了以後，就開始往所謂的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方向去邁進，雖然我們的憲法本文，純粹就本文的設計來講，它是比較偏內閣制。

那第二個在討論憲改比較多的是在2000以後，陳水扁執政的那段期間，當然他在執政那段期間，憲法或者是憲政改革的議題事實上一直有在討論，但是某個程度上，那個討論比較像是由上而下，就是中央政府給資源，然後往下，希望到各個鄉鎮去宣講有關於憲法改革的理念，那我不是說這是一件壞事，而是在那一陣子的憲法改革的討論當中，它事實上所造成的效益是有限的，那最近，可能因為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再加上大家對於我們過去這段時間當中整個代議政治，或者是一些憲法機關該發揮功能沒有發揮他本來預訂設定的功能的時候，開始在討論說，有關於公民憲政會議一個由下而上的方式來推動憲政的改革，大概是我自己的經歷是有這三個。

那你如果問我說，很終極的看法的話，我想第一個最簡單的是，我會主張把監察院跟考試院都廢掉，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主張，我覺得已經快要成為全民的共識(全場笑)，我這樣講應該沒有錯吧。第一個最簡單的是把監察院跟考試院廢掉，那第二個是有一些東西我並不認為說，對不起，我應該要重新措辭，就是說憲改有沒有必要、重不重要，我會認為有必要而且很重要，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在於說它有沒有必要或是很重要，而是這件事情如何可能，因為你去看我們整個修憲的程序，上次的修憲完了以後，基本上是把這個憲法已經綁到，讓修憲快要成為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所有在政治上面的player，就是兩大政黨都願意攜手去修憲，只要有任何一方不做，這件事情是沒有可能成功。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是一個我們透過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方式給這兩大政黨足夠到，壓力大到說，你一定要接受人民要求出來的憲改方案，當然那個政治壓力要怎麼形成，還有待於我們接下來很多的努力，就是你到各個地方去透過論壇的方式、討論的方式、草根性的組織，要去推動憲改，我覺得那種困難是在這裡，

而不是說，單純的在學理上面去討論說，我們到底應該要做怎麼樣子的制度變革，你如果是要問說純學理上面，很純粹的制度變革的話，我會跟你說，我個人會傾向於比較贊成內閣制。但問題是，現在不是說你在學理上面贊成什麼制度的問題，而是它會跟我國過去的憲政改革的道路。我們曾經取得的權利。臺灣的政治文化、臺灣的政黨生態以及臺灣面對中國的威脅，這些事情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譬如說，透過總統直選的方式，我們某個程度上面對於去伸張臺灣的主體性，就是我們的總統是我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那個是一個很直接的政治權力跟公民意志的表達。

那下一個問題就變成了是說，好，那你如果改採內閣制的話，你總統還要不要直選？你如果總統還維持直選的話，那你就考慮說在政治上面的現實，一個直選出來的總統，一票一票累積出來的總統，有那麼大政治實力的人他願不願意當虛位總統？那當然在學理上面，學者會跟你說，啊你看，像冰島那些國家，北歐那些國家，他們總統也是直選，還是虛位總統，那問題是，他們的總統直選還可以是虛位總統，那邊的政治文化、那邊的民主土壤，臺灣到現在有還是沒有？

好，那如...就是說假設再退一步，那如果說一個直選的總統你沒有辦法期待他成為虛位總統的話，那接下來的就是，真的是大家要選擇的問題是，總統不要直選，就是馬上我們政治參與的權利馬上少一個，我們只能選什麼，選議員，我們選來了議員以後，誰是他們的黨魁，那是他們決定的，而他們的黨魁，如果這個黨又變成國會的多數黨的話，他就會成為我們最高的行政首長，那這樣子的一種，所謂行政權最高歸屬的總理或者是內閣總理、首相，不管你怎麼稱他，是這樣的方式挑選出來的，以我們目前自己可以選總統，那個權利行使起來是很爽的，當然你會覺得說，蒜啊謀效啊，挖丟蒜謀扁(台語)，但是你投票下去的人選上，那個感動不是開玩笑的，就是我們先不講阿扁他八年執政的功過，或者是接下來所牽涉到貪瀆的議題，但是我必須要老實講，2000年他當選那個時候，我剛好在美國念書，我沒有那個錢飛回來投那張票，但是我在看那個開票的過程，看到政黨輪替的時候，真的太感動了，沒有想到這件事情真的會發生，真的是很感動。

那最後一個，或許大家可以共同思考，就是說...假設我們其他所有的條件都沒改變，現在臺灣採行內閣制，馬英九是執政黨的黨魁，他也是國會議員，他現在是首相，他搞得這麼爛，你覺得我們有辦法把他弄下來嗎？那你說要什麼，你要多數黨，你要願意什麼，你要倒閣嘛，那如果現在是內閣制，而有條件會讓國民黨願意倒閣，把他倒下來，那為什麼現在是總統制，國民黨的人不會去投票去

通過他的彈劾案或者是罷免案？那個差別在哪裡？我現在還是在想，所以我現在就在想說，現在如果是內閣制，國民黨真的會倒閣嗎？其實我對這件事情是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好那如果說我們對於現在目前的政治權力運作的不滿是因為說有一個很鳥的總統，我們搞他不下來，他有任期制的保障，不好意思，在場如果有支持馬英九的人，我道...如果我剛的發言有傷害到你的情感，我先跟你道歉(全場笑)，就是我們覺得一個很鳥的總統，他有任期制的保障，我們搞他不下來，如果這個是我們要改成內閣制的主要的動機誘因的話，那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說，變成那個樣子以後，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我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主持人：好那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提問3：他被告知是說只要拿到一定比例，那我們都通過了，不管...的那是你家的嗜好，那他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如果想要找，他雖然可以找信任的代書或者是律師，然後去問說這整個...然後他也想說他可以去...然後再來最後就是，這個在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嗎？還是只有我們很莫名其妙的都更條例這樣。(未用麥克風，聽不清楚)

第一個問題說簡單，簡單，說複雜也複雜，就是說你要去找好的律師，目前他會給你...唉，怎麼講，我會建議他，你們現在是在桃園嗎？

(台北)

在台北，如果在台北就相對來講是比較，住在天龍國的人比較幸福(全場笑)，去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台北總會。

提問者：對，可是我還是想說把，他就希望說他實際上……

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是他第一步可以去取得免費法律資訊的地方，現在法扶他的便民性做得其實滿好的，那你去，即使不符合所謂無資力的要件，因為每個縣市有每個月他不同收的錢，就是你的薪水的階層在所謂的台北市、高雄市跟其他的縣市有不同的，即使你不符合沒有資力的要件，但是你第一次去諮詢的時候，那邊有很多律師都會提供免費的資訊。

那第二個是，可以去律師公會，那律師公會介紹的律師應該就不會是所謂的那種沒有牌的律師，這個也是相對來講，那對不起，我剛為什麼猶豫那麼久是因為說，我其實給你比較方便的答案是這兩個答案，但是某個角度上面來講，給你這兩個答案也是不負責任的答案，因為沒有回答到你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好的律師要怎麼找，這個是大哉問。那當然這個會牽涉到我們在接際相關法律資訊的時候，所謂接際正義的權利，在有知識的人跟沒有知識的人，或是有法律專業跟沒有法律專業的人，的確存在現實上不平等的狀態，譬如說你如果來問我，我大概可以跟你講說哪一個律師他的名譽如何，在什麼樣的領域當中辦理什麼樣的案子，他辦得很好，那因為我...在這件事情上面，你問我的話，我可以給你比較可靠的答案，但是問題是說，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有那個管道去問值得信賴的人說，而且知道資訊的人說這件事情要怎麼判斷，所以後面的那個，所以這個事情我變得很困難跟你去講實際的答案，那以現實的角度上面來講，我也不太適合幫特定的律師做宣傳。

不過在現在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我覺得你如果透過一些搜尋技巧的話，你大概可以找得出來說哪一些律師對這類的案件是比較有專精。那另外一個我會提供給你的建議是，但是這種資訊取得的成本比較高，就是你到司法院去，判決檢索系統，你要去找那個律師他曾經辦過哪些案子，你就輸入他的名字，輸入一些關鍵詞，他曾經代理過的訴訟案件，法律做出來的判決，全部都跑出來，但是我說這件事情的成本比較高，就是說你要每一個判決去看，才會知道說他是不是有把該可以贏的官司打輸掉，或者是他該贏的都贏，該輸了也輸了，這個成本相對來講是真的比較高。

那臺灣目前的律師，因為後來律師錄取率慢慢地在提升，不會說大幅的提升啦，慢慢地在提升，所以現在律師的數量越來越多，那越來越多，沒有辦法避免的一個情況是說，會出現參差不齊的狀況，有很多很熱血的公益律師，像F4，你們有聽過F4嗎？就是四個律師，曾威凱、劉繼蔚，欸還有另外兩個叫什麼名字，我忘了，他們四個我都認識，就是很熱血的公益律師，公民1985的時候幫仲丘免費當義務律師的那幾個人。那但是某一個程度上面，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跟你講說，的確也有不少的不肖的律師存在，就是錢收了，但是就沒有辦事，或者是隨便幫你弄，所以比較保險的方式是，大概就是剛剛跟你講的那三個管道。

那最後一個是說，就我們都更條例的設計，那個必須要講裡面比較細緻，法

條上面規範的設計，那不過就，在裡面有關於程序正義補足的部分，也就是說，在徵收的正當法律程序當中，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倒不是說，在徵收的這個概念本身，因為徵收的這個概念或者是都更，事實上是在每一個國家都有的制度，那重點是在什麼？重點是在說，在那個踐行的過程當中，你給住戶，或者是給被徵收的人，他們實際上面的程序參與的程序正義，你是不是有做到，那如果這件事情沒有做到的話，接下來就會產生相當大的爭執跟不正義。那當然在都更案子當中會牽涉到很複雜，所謂牽涉到很複雜是說，有的時候被被迫的情況是因為，都更的利益因為太大了，它會牽涉到的是，第一個是分配正義的問題，就是建商在那個過程當中，他取得的利潤可能太豐厚，那因為利潤太豐厚了，就容易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譬如說，黑白兩道的介入，那這個是在臺灣目前都更，我自己看到實際上面的案子，出現比較嚴重的狀態，我大概只能先回答到這邊。

(掌聲)